

序与跋

胡晓明

## 另一种现代性的精神行旅

2007年夏天与秋天,我有一个机会到巴黎做访问学者。于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艺术,后来被抛弃的艺术,一下子全都复活,生命忽然有一个转身,朝着初恋的日子与曾经许过的愿。好像是本来一条路走到头,单调而重复,忽然有一个重新找路的机会,丘峦起伏、移步换形、柳暗花明。我忽然觉得成了自己生命可以暂时作主的主人,我也有一个机缘来将我个人的启蒙时期没有来得及写下的文字,重新写出,塞纳河的歌声、教堂的钟声,摇曳风前,就像那些年传递邓丽君歌声的黑盒子。双神咖啡馆里咖啡的香气,溢满字里行间。

2011年在台湾“中央”大学做客座教授。中大有一个全台湾都非常羡慕的艺术电影院。我每周在其中看三四场电影。有一天,看完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我忽然怀念起巴黎的那些日子,随手写下一段博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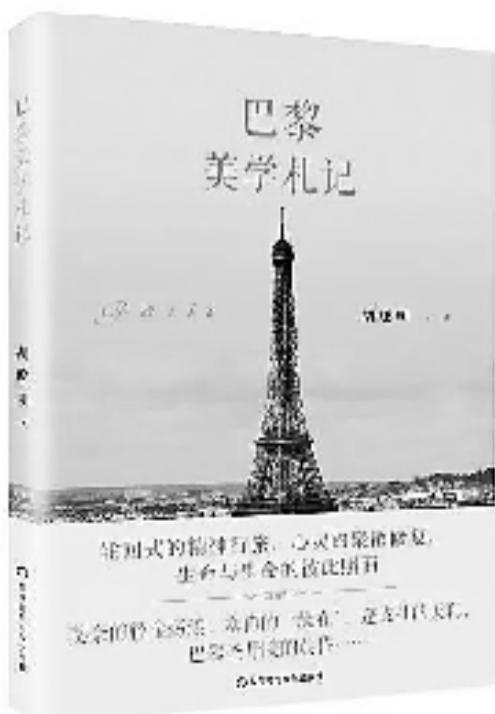
“那是八月暮色里的塞纳—马恩省河畔,我漫步桥头/河上传来游艇的汽笛声声/河边破旧的老钢琴,轻扬流浪艺人熟悉的琴声/一群巴黎的天真老少,随着他的琴声欢声合唱/美丽的白云变幻鬼脸,与游艇一起在波心飘荡/泛舟的人与岸上的歌者相互挥手,兴奋致意,桥头上一个黑人笑着迎面走来/树下那长发的姑娘在低头看书/一群白鸽刚刚从水面掠过,往巴黎圣母院的尖顶上飞去——我深深呼吸一口气:一个诗的季节已经到来。”

在伍迪·艾伦的电影里,有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巴黎现代性初起时的生香活色,天才艺术家精灵的光彩照世,有的是几千年欧洲文明精彩的厚积而发。对比我们今天时代的平庸、苍白、单一与金权霸道,以及反讽所谓“黄金时代思维”方式的无奈、无力与无智慧,生命就该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做对的事情,老伍的小布尔乔亚式的老欧洲浪漫情结,亦令人一唱三叹。海明威名言“巴黎是一座流动的盛宴”,对于我这样在盛宴边上渡过夏天与秋天,饱看四十多座博物馆,多少领略欧洲文明的深厚积累于万一的人来说,是心里永远珍藏的美好意象。我决定把这些长长短短的文字,整理出来出版。

怀特海在《古典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里说,尽管古典文学艺术的才能成为能力的代名词,这个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以古典文学艺术为主要基础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得到愉悦和品德修炼,这已为近代几百年以来的经验所证明。然而,这样的古典教育,必须从特定的、对个人理解来说是具体而明确的事实开始,必须逐步发展成为一般的思想概念。

这里面的要义是:第一,任何真正的人文主义的艺术素养,都应该在个人经验、生命体悟与感性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换句话说,艺术教育修养,绝不是某种单一的技术与专业的事情,而是生命本身的事情,是与记忆、回想、直觉、想象力、感受性、细节、梦思、幻觉或激情以及诗歌意象与戏剧感等个人心理形式相联系而完成的,从艺术本身去学艺术,往往学不到真正的艺术。第二,真正的古典艺术教育,不是玩玩而已,而是要发展出某种论述,找到一般的思想概念,要找到形象背后的思想大义。

我想,这两点,正是我这本《巴黎美学札记》的特点,同时也是我学习艺术的一点微不足道的经验。(节选)



《巴黎美学札记》胡晓明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评弹

许建

## 西泠朱妙根

和大多数书家一样,黎明即起,朱妙根开始他的日课,这是他除了外出旅行外雷打不动的“闭关”。写到累了,肚皮咕咕叫时,他会下楼到附近的小吃店,叫上一碗片儿川,或者是生煎配上小馄饨,吃得津津有味。

朱妙根是地地道道的杭州人,他讲一口浓重的乡音,爱喝龙井茶,喜听宋宝罗的老生戏,兴致高时会爬城隍山和北高峰。朱妙根的童年、中年、直至步入老年,都没离开过杭州。师从沙孟海、刘江、金鉴才,浙江美院书法篆刻专业毕业的他,1976年进入西泠印社,四十多年风雨岁月,也没有离开半步。

朱妙根擅长真、篆、隶、行,尤精篆、隶、行,在书坛独树一帜。历年来他的书法精品被多家国内外博物馆、纪念馆收藏或刻碑勒石。他主持编辑的《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吴昌硕画集》、《中国篆刻史》等大型图册、专著,先后获得国家优秀图书提名奖和浙江省图书一等奖殊荣。

朱妙根的篆书上追李斯、近崇吴让之、吴昌硕,承继了吴派篆书的血脉,写来朴茂厚重,又不失秀挺典雅,享誉书坛。西泠前辈吕国璋称其篆书“结体取吴让之、用笔取吴昌硕”。就连西泠同仁也啧啧称奇,表达敬意:“朱妙根凭这手篆书,西泠印社理事位子足以坐稳。”

随笔

傅彩莲

## 学琴小札

第一次在太音琴社练习,有一个词自远方飞速而至——翩若惊鸿,动若游龙。第二次参加琴社雅集,琴学的气氛在老师弹奏《神人畅》时达到高潮……那琴那曲那音那手那光那境那舞台,无不沁入心脾,成为与往昔岁月完全不同的一种体验。

自此正式加入琴行,成为琴学小白,从勾抹剔挑指法开始练习。

抚琴之路是一条修身养性之路,身体需要松静自然,内心最好清静觉明。老师说,要弦与指和,指与音和,音与意和。

4个月后,终于可以学习开指曲《仙翁操》了。《仙翁操》的练习要领是换指、过弦、撞和掐起。以后日渐明白,这真是最基本的动作技艺。如同建筑,如果说勾抹剔挑、上滑下注等基础指法的掌握是大厦的基石,那么换指、过弦、撞、掐起、吟和应合音等等技巧便是地面建筑需要的水泥、砖瓦、钢筋和石木材。开始时只觉得换指好难!过弦好难!三天以后多半能弹下来了,但要弹得好听却是不易、需要漫长的跋涉、旷日持久的练习。

学到后面曲子越好听了,越好听的曲子指法越复杂多变。《良霄引》,曲名就给人千金

一刻的遐想,整个曲子有鲜明的起承转合、体现轻微淡远的意境。不仅勾抹剔挑、吟揉焯注、远程应合等指法用全了,更是几乎每两句就有遇到新技法,如背锁、轮指、双弹、打圆……每弹下一个新指法内心会小有成就,但要达到数百遍的次数和相应的准确度、达到一定的境界,曲子才会轻柔淡远、婉转流畅,才会呈现卿卿我我的浓情蜜意……

《酒狂》呈现的是仙人喝酒至酣、醉酒颠狂的情景。曲子的难度系数与“良霄”同,节奏的稳定性与跪指的弹奏是重点和难点。要拿无名指节左边平时最用不到的一块表皮和骨节来弹,有学员在弦上按下去做对动作就把皮蹭破了!还需来回在弦上滑行。我一度不敢多试,但痛归痛、练练也就适应了。

每一首古琴曲都是古时天赋才人们情感情事的高度浓缩,比如《阳关三叠》的“千巡有尽,寸衷难泯”、《凤求凰》的“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秋风词》的“早知如此绊人心,何如当初不相识”。

每每略过那些情绪饱满、忧思伤怀的词句,怕感染乐师的情怀、落入词人的陷阱,倒是非常喜欢《凤台曲》中“尝闻秦帝女,传得凤凰声”这样古欢欣祥瑞的诗词锦句。

## 当年笔耕不辍,如今捐赠手稿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每当这首老歌响起,人们就会习惯性地想起英勇抗日的“铁道游击队”。作为“铁道游击队”的故乡,山东枣庄市薛城区正在积极打造铁道游击队党性教育基地。5月25日,浙江日报离休干部高丕忠向慕名而来的枣庄市薛城区委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自己早年的采访经历,以及在浙江的原铁道游击队员近况,并捐赠了《铁

道游击队的真实故事》手稿以及和“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金山的信件等十余件物品。

高丕忠早年在守备84团服役,该团的前身正是大名鼎鼎的“铁道游击队”,他曾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赴山东采风,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离休后的高丕忠笔耕不辍,在早年采访的基础上,于2001年创作出版了《铁道游击队的真实故事》一书。

通讯员 闻讯